

XIANNAN ZHONG DE DENG XIAOPING

苏 北◎编著

险难中的

邓小平

 广东人民出版社

险难中的

郁小禾

苏 北◎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险难中的邓小平/苏北编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8

ISBN 7-218-04599-5

I. 险… II. 苏… III. 邓小平 (1904-1997)
—生平事迹 IV. 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7010 号

责任编辑	杨小虹
封面设计	乔 莼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插 页	1
字 数	357 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599-5/A·23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求学法国 / 1

197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途经巴黎时，邓小平对随行人员说他和他的战友们曾住在意大利广场那里，并时常去一个小咖啡馆喝咖啡。当中国驻法使馆的同志带他旧地重游时，他不无遗憾地说：面貌全非了，喝不上原来那家小咖啡馆的咖啡了！

1. 艰险的旅途 / 3
2. 生活陷入绝境 / 11
3. 摆脱警察的搜捕 / 20

第二章 秘密战线 / 31

1988年除夕之夜，在上海过年的邓小平回忆悠悠往事。他对家人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两次。

1. 被军法处拘留 / 33

2. “八七”风云 / 38
3. 险入虎口 / 47
4. 生离死别 / 55

第三章 转战千里 / 63

1986年1月7日，邓小平利用视察南方之机乘船游览了漓江。秀丽的山峦，迷人的江水，引起了邓小平对往事的无限情思。他向陪同人员讲起了1929年受党中央委派来广西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艰险历程。

1. 神秘的老板 / 65
2. 夜半枪声 / 73
3. 躲避白匪追捕 / 82
4. 抵制“左”倾冒险主义 / 91
5. 攻城必败无疑 / 99
6. 背水一战 / 109

第四章 蒙冤苏区 / 119

1972年12月7日傍晚，邓小平乘坐的汽车驶入会昌城。会昌给邓小平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四十年前，他在这片红土地上施展过治党治军的才华，挥洒过辛勤的汗水，留下过数不清的实实在在脚印。正因为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才被人戴上一顶“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帽子离开了这里。

1. “罗明路线”的代表 / 121
2. 横遭批判 / 130

3. 一次不幸的婚姻 / 139

4. 患难见真情 / 146

第五章 立马太行 / 157

晚年的邓小平时常回忆他在太行山区艰苦奋斗的岁月，有一次他曾动情地向子女们讲述上党、平汉两大战役：那两个仗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枝枪才有几发子弹。打攻坚战很困难，决定的关头靠冲锋，靠肉搏战。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了以后，武器也多了，人也多了！

1. 中条山突围 / 159

2. 回延安之路 / 168

3. 冒险上太行 / 178

4. 敌机不是天天来吗 / 185

5. 敌特投毒 / 194

6. 与敌人抢时间 / 202

第六章 问鼎中原 / 213

1992年2月20日，从上海开往北京的专列途经蚌埠车站时，邓小平特地拉开窗帘，眺望着曾经战斗过的被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浸染过的中原大地，感慨万分地说：当时仗打得艰苦，我们的武器装备很差，淮海战役的胜利，一靠毛主席指挥正确，二靠勇敢。

1. 飞渡黄河天险 / 215

2. 敌机偷袭丁官屯 / 224

3. 走出“死亡之地” / 233

4. 狭路相逢勇者胜 / 241

5. 险遭黑枪 / 250
6. 兵贵神速 / 259
7. 我看它不会下蛋 / 268
8. 破釜沉舟 / 277

第七章 进军西南 / 287

作为四川人，邓小平很熟悉川黔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形：秦岭、大巴山、武陵山脉，像一道天然屏障隔断了川黔与内地的联系，西南地区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军阀土匪遍地林立；地处边陲，便于取得帝国主义直接援助。正以为如此，蒋介石才妄图重温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偏安一隅的迷梦。

1. 封山遇匪 / 289
2. 突然失踪 / 299
3. “女特务”原形毕露 / 308

第八章 临危受命 / 319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一个。

1. 严峻的考验 / 321
2. 忧国忧民庐山行 / 330
3. 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 338
4. “独立王国” / 347

第九章 巡访路上 / 357

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在深圳参观“锦绣中华”。这个集中国名胜古迹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令邓小平流连忘返，他站在“布达拉宫”前不无遗憾地说：“这里的景点很多我都到过实地，布达拉宫却没去过，以后也没机会去了。”于是同他的家人在布达拉宫前照了一张“全家福”。

1. 观看坦克表演 / 359
2. 他就是一个冒险家 / 367
3. 无限风光在险峰 / 377
4. 搏击大风大浪 / 385

第十章 动乱岁月 / 393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说：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

1. 风云突变 / 395
2. 贬谪江西 / 405
3. 东山再起 / 415
4. “反击右倾翻案风” / 424
5. 众望所归 / 435

主要参考书目 / 445

后 记 / 449



第一章

求学法国

197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途经巴黎时，邓小平对随行人员说他和他的战友们曾住在意大利广场那里，并时常去一个小咖啡馆喝咖啡。当中国驻法使馆的同志带他旧地重游时，他不无遗憾地说：面貌全非了，喝不上原来那家小咖啡馆的咖啡了！



艰险的旅途

● 刚刚过完十六岁生日的邓小平，告别巴山父老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盎特莱蓬”号邮船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漂泊三十九天，劈恶浪、过险滩、闯雷区，一路险象环生。

遮天蔽日的乌云被闪电划破一道道口子，随着一声响过一声的霹雳，从那裂口处泄出无数条雨丝，绵密、透明、清凉。老天爷仿佛要用千针万线把天地间密密匝匝地缝合在一起，整个上海滩被笼罩在雨线织就的天罗地网之中。狂风裹着冷雨，如千万只嗥叫的野狼，肆虐着高高低低的房舍，肆虐着大大小小的树木，肆虐着灾难深重的黎民百姓。

波涛汹涌的黄浦江上，外国商轮熙来攘往，帝国主义兵舰横冲直闯。上午十一时，汽笛一声长鸣，法国“盎特莱蓬”号邮船从十六铺码头提锚启航了。眼看就要远离亲人、远离祖国了，许多乘客抑制不住心中的感情纷纷跑上甲板，冒雨凝望着这块渐渐远去的热土，泪水夺眶而出。邮船徐徐驶过吴淞口，进入浩瀚无垠的大海。

这是一艘来往于欧亚美三大洲四万吨位的法国邮船，长约五十丈，宽约六丈，高约十丈，是当时世界上较大的轮船之一。船

的舱位分为三等，每舱可容纳数百乘客。最高的一层是游乐场，以供乘客休闲消遣。货舱的首尾两端容量很大，甲板上设有两架昂首举臂的起重机，以供装卸货物使用。桅杆上挂着一串串万国旗，船尾挂着一面法国国旗。

邮船的乘客中有九十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六名为浙江籍学生，其余均为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在这八十四名川东子弟中，公费生四十六人，自费生三十八人。

邮船一等舱的票价为八百元，二等舱五百元，三等舱三百元。中国留学生花一百元买的是四等舱船票。其实，这艘邮船本来没有四等舱，只是为了照顾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而临时设置的。所谓四等舱，实际上就是堆放杂物的货舱。

半明半暗如同地下室一般的底舱十分简陋，没有什么设备，学生们就坐卧于硬邦邦的双层床铺上。舱内闷热，空气浑浊，蟑螂、臭虫随处可见，蚊子、苍蝇嗡嗡乱飞。许多人受不了舱内的恶劣环境，就买个躺椅到甲板上去纳凉休息。在风平浪静时，可以欣赏海上风光。有时狂风大作，恶浪滔天，常常令人头晕目眩，呕吐不止。

船舱里有一位个头不高、年龄不大的自费留学生，充满着活泼和稚气——圆圆的脸庞，宽宽的额头，亮亮的眼睛……显得很精神。他从行囊里取出一本书，想用读书学习来聊以慰藉。这个小伙子名叫邓希贤，即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广安县姚坪里（今协兴乡牌坊村），一个翠竹环绕的农家，他是邓文明（绍昌）和淡氏的长子。五岁上学时，私塾先生认为比圣人还要圣明的“先圣”二字有失谦恭，于是给他另起了一个名字叫“希贤”，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有才能、有德行、有声望的贤达之士。

1910年，邓小平到北山小学读书，十一岁考进广安县高小，十

四岁升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夏天,颇有远见的“袍哥大爷”邓文明听说重庆创办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便带着儿子前去投考。于是,头戴瓜皮帽、身穿布长袍的邓小平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大城市,并兴高采烈地走进这所与他穿戴不太协调的洋学堂。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眼界的开阔,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邓小平了解到不但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也都如此,年纪尚小的邓小平和他的同乡陈毅、聂荣臻一样十分痛恨那些军阀、卖国贼。这时,他经常思索,尽管思想认识并不是那么深刻,但在他那尚且幼稚的脑海中逐渐产生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念头。

1920年7月,邓小平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后,经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和体检,成为八十四名合格者中年龄最小的一名。两个月后,他毅然走出天府大门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去实现他“学点本事、报效祖国”的愿望。然而,没想到邓小平由此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这是他人生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

我国早期的留学生,主要是向外国学习军事、政法、教育、制造之类的“西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多半是学习西方的皮毛来充实和装饰封建体制的内瓤。辛亥革命犹如漫长的寒冬刮来一阵春风,使教育界和留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学习“西艺”的基础上转而羡慕和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即所谓的“西政”。

在我国的知识界中一般认为,近世之文化以欧洲为源泉,欧洲之文化以法国为先驱。1914年,根据法国华工总结的“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做法,教育家们提出了“勤工俭学”的口号:用最俭之费用达留学之目的,便于自费生出国留学,引起许多家境不富的有志青年的热心和兴趣,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先声。

在昏暗浑浊的船舱里，走出“难于上青天”之蜀道的邓小平手捧书本若有所思，他看了一眼躺在邻铺上无所事事的邓绍圣，便喊道：“幺伯，你在做啥子哦？”

“从现在起你就叫我绍圣吧，不要再论辈分了。”邓绍圣是邓小平远房的叔叔。

“那样不太礼貌吧？”

“出门在外，还是叫名字好。”

“要得！那你以后也不要叫我贤娃了。”邓小平接着说，“我们离开家乡有半个月了吧？”

“可不是么，我们是8月27日离开重庆的，今天是9月11日，还算顺利，在上海只等了一个多星期。”

“古人云：出门遇甘霖，是个好兆头啊！”

“听说我们在水上要行走一个多月，大海不同于长江，但愿风平浪静，一路顺利。”邓绍圣有一种天涯路漫漫的凄凉之感。

面对不时出现的狂风暴雨、恶浪险境，邓小平就像久经风雨的中老年人一样镇定自若。他躺在晃动得像摇篮一样的铺板上，眼前浮现出临行前母亲淡氏给他打点行装的情景。对于长子，母亲视若掌上明珠，儿子要远离故土留学西洋了，母亲似有生离死别的预感。起初说什么也不放儿子走，希贤和亲属们都来做劝说工作，终于帮助淡氏以理智战胜了感情，同意儿子远走高飞。母亲眼含热泪把儿子一直送到船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预感真的灵验了，儿子这一走果然是母子的永诀。从此以后，邓小平再也没有重踏广安这片他度过少年时光的故土。1926年，淡氏思子心切，身心交瘁，不治而亡。

第一次离家，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远行，异国他乡的风情，海阔天空的景色，给每一位同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邓小平虽然没有诗情画意般抒发当时的感受，但是，五十年后他多次谈到

自己当时乘坐的就是“几万吨轮”。这件事足以表明,第一次接触到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给邓小平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9月14日,邮船抵达香港,邓小平登岸游览。香港市区背山面海,树木葱茏,街道整洁,建筑奇特,是一个沿海最繁华最重要的国际商埠。在此经商的虽多系中国人,但管辖权却操纵在英国人手里,英国自得此地后订立了许多束缚华人的条约。

第二天邮船启动了,邓小平凝视着灾难深重的香港岛,心里掀起了滚滚波澜。此后,邓小平曾四次到过香港,对香港有着特殊的感情。半个世纪后他还表示过一个心愿,要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再次踏上这块祖国的宝地,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一期望未能如愿。

邮船在太平洋上随着滚滚翻腾的波涛颠簸起伏,日夜兼程地向着目的地飘游。邓小平和他的八十九名学友从此走出了国门,世界之大、世界之新、世界之奇,使这些初离家门的少年学子激动不已。他们的思绪像一群群展翅飞翔的海鸥,飞向遥远光明的未来。

9月18日,邮船到达越南西贡(现胡志明市)。邓小平和邓绍圣结伴下船,接受当地海关的检查,又到警察署办完手续,这才允许进入市区。关于在西贡的见闻,一位四川巴县名叫冯学宗的同学是这样记述的:

18号船抵西贡,此地概是平原,自法人夺去之后,沿岸建筑码头,岸上房舍街市,都井然有序。只是有一件悲惨的事,就是那亡国的安南人。他们的国家,既为外人的殖民地,他们的人民,遂不得受外人的管辖。他们知识较高一点的,就受法人的呼唤,养成一种不痛不痒的性质。那知识低下的,就受外人使用,耕田挽车,不敢稍辞劳苦,偶一懈怠,即加鞭挞,彼等狼狈啼

泣，已极可怜，而法人还要设种种恶例，使彼等永无恢复的一天。例如读书要读法文，着鞋要纳税，既灭人家的文字，又要灭人家的种族，正义在哪里？人道又在哪里？安南人蓬首赤足，四季如一，难道就不成问题么？

西贡为欧亚交通的要冲，五洋杂处，人口甚繁。中国人侨寓此地数有六七万人，但是入境以后，凡是成年者，每年须纳身税数十元，这也是法人限制外人旅居最严厉的一个方法。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向来以“病夫”见称，各国防甚严，此次船泊西贡，曾见同船的人，上岸时必经种种检查，然后列队到警察署注册，否则不准登岸，从此看来，中国人也像是候补亡国奴了。

9月26日，邮船驶离新加坡港口，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茫茫无际的印度洋。一场特大的风暴突袭而来，海面上一片昏暗，惊天骇地的狂风席卷着漆黑的海水，掀起山峰般的巨浪，邮船一会儿被推上浪尖，一会儿被抛入谷底，犹如一片树叶在旋风中身不由己地翻卷着，船舱里的乘客被颠簸得东倒西歪，呕吐得自己找不到自己的肠子。

邓小平身体较好，尚能支撑，但肠胃也在翻荡，胸中有如硬物堵塞。他如同嚼蜡一般啃一口干面包，有气无力地说：“绍圣，吃点面包吧，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吃不下去，一吃就吐，胆汁都要吐出来了。”邓绍圣好似大病加身，终日卧床不起。就这样毫无办法地被海龙王整整折腾了三天三夜，直到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才算躲过一劫。

10月7日清晨，风平浪静，湿漉漉的太阳从海里冒了出来。邓绍圣望着窗外，只见水天一色，孤舟往返，不见山，不见树，也不见陆地，顿感凄凉寂寞。他指着翻腾起伏的波涛，向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希贤，阿拉伯海与印度洋究竟有啥子不同？”

“阿拉伯海是印度洋的一部分，在印度洋西北部。”邓小平根据不久前看过的地理书，现买现卖，“阿拉伯海与深入陆地的波斯湾、红海相通，自古以来为海上交通要道。再往前走就是红海口了。”

“红海为啥子叫红海，它的水是红的吗？”

“红海的水与其他的海水一样都是蔚蓝色，只因这一带盛产海藻，红色的海藻把海水映成了棕红色，故名红海。它是世界上最热最咸的海……”

“旅客注意了，旅客注意了！”一个身穿制服的乘务员在客舱里大声喊叫，“请戴上救生圈，救生圈就在你们铺位下面。”

听说要戴救生圈，船上的人不知出了什么事，顿时乱作一团。邓绍圣一边戴救生圈，一边忐忑不安地问邓小平：“怎么，出事了？是撞船了还是触礁了？”

“别着急，咱们问问哪个了。”邓小平拿着救生圈来到乘务员跟前，“请问先生，为啥子要戴救生圈？”

“哦，是这样，欧洲大战时在红海口附近放了许多水雷，战后没有完全取出来，所以过往船只的乘客都要戴上救生圈。但大家不要惊慌，一般不会有事的，主要是预防不测。”

邮船在强烈的阳光下航行，胆战心惊的乘客睁大眼睛望着窗外的海面，只见日光与海水相映，那海水的蓝波逐渐变成了红波，大家知道已进入红海海域，于是虚惊一场的乘客这才把心放回肚子里。

10月17日，风雨兼程的邮船穿过一百七十三公里长的苏伊士运河，从意大利半岛西侧缓缓而行，只见一个烟雾弥漫的岛屿孤立于地中海上，那就是终岁如斯的活火山。遥望火山爆发的余焰，特别是在夜晚，喷射的火焰犹如五彩缤纷的礼花射向深蓝的天空，而在水中则呈现着五颜六色的倒影。天上水中互相辉映，那夜景真是奇妙绝伦。